

裕固族儿童“剃头仪式”的教育人类学研究

巴 战 龙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文化取向的教育人类学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子学科之一, 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并不把现代学校教育活动看成是人类教育活动的全部, 从而将人生礼仪纳入到研究视野之内, 成为其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现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出发, 描述和分析裕固族儿童“剃头仪式”的过程和功能, 并对把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的常识信条进行反思。

关键词: 人口较少民族; 裕固族; 剃头仪式; 文化反思; 教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20(2012)03-0007-18

裕固族是中国的人口较少民族之一, 主要聚居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肃州区黄泥堡裕固族乡。据 2000 年第 5 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裕固族共有 13719 人。裕固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 主要使用三种语言: 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这两种本族语言分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和汉语, 本族文字回鹘文失传, 现无本民族文字, 通用汉文。

人生礼仪是裕固族传统文化极富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主要包括“剃头仪式”(也称为“剃头礼”)、“帐房戴头仪式”(一种女性的成年礼, 也称为“立帐房杆子”)、婚礼、寿礼和葬礼。本文拟在对裕固族儿童“剃头仪式”的民族志描述基础上, 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探讨其教育意义和价值, 以期对现代教育的“迷思”进行反思, 并初步展示作为文化批评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风采。

一、“剃头仪式”的民族志描述^①

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裕固族历史文化研究专家范玉梅在她的专著《裕固族》中对裕固族儿童的剃头仪式作了较为详细的民族志报道, 兹引述如下:

裕固族人在孩子周岁或三岁第一次剃头时, 要给孩子举行剃头仪式, 很多人家还要给孩子取经名。因居地不同, 剃头的时间也不相同。居住在康乐、大河等山区的裕固族人, 一般是小孩三岁时剃头。而住在平原明花区的裕固族人, 是在小孩周岁或三个月时剃头, 也有在婴儿满月就剃头的。他们认为小孩的胎毛早点剃掉好。

裕固族老人讲, “这是裕固族人的老传统。给娃娃剃头, 就像给马驹剪鬃毛一样, 马驹子剪鬃才算马, 才能

收稿日期: 2011-10-12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11YJC850002), 同时受到北京师范大学文科青年教师发展培育项目资助(2011年4月批准)。

作者简介: 巴战龙(1976—), 男, 裕固族, 甘肃肃南人, 民族学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发展人类学和人口较少民族研究。

乘骑；娃娃剃头才成人，才能长命。”

在剃头前，孩子的父母先请喇嘛或自家的老人选定吉日、时辰；一般认为初一、十五是吉庆日子，多在午时进行。吉日时，要请喇嘛先念长寿经，然后从经典上取一名字。由于裕固族信奉藏传佛教，因此，所取经名与藏族人的名字相似。

给头胎孩子第一次剃头，是家庭中最喜庆的日子，父母要设宴招待客人；亲友们要赠送礼物表示祝贺，如送一只羯羊、一匹骡马或一头乳牛，也有送钱、哈达或其他衣物的。舅舅和高龄的长辈，一般要送一匹三岁的小马驹，或一头两岁的小牛犊等礼品。作为礼物的牲畜都要做个标记，这是属于孩子的，直到孩子长大成人。

剃头时，先举行仪式：由母亲领着或抱着孩子，到舅舅和年纪最大的长辈面前，会走路的孩子先给长辈磕头，老人便抚摸着孩子的头说“给你个金马驹，白乳牛。”由另一个人端着盘子，盘里放着一把剪刀，一小碗奶子，碗边放些酥油和一个用酥油糰粑做成的圆圈；将盘子首先端到舅舅的跟前，并把酥油圈套在孩子的头上，由舅舅第一个开剪（男孩从左边、女孩从右边开始），剪一绺头发放在盘里，然后，用手指蘸些酥油，点在孩子的额头上，再抹到小孩的嘴里，口念吉祥语，向孩子祝福，并表示送给他（她）一头小牲畜。随后，参加剃头仪式的亲友，依次各剪一剪，先剪左右两边，再剪中间和后边；边剪边唱对孩子的祝福歌，并表示送些礼物祝贺。每个人剪过后，都要用手指蘸点酥油抹到小孩的额头和嘴里。每个客人在按顺序边剪边唱到最后一句时，就由一人领唱，大家兴高采烈地

和着节拍帮腔，齐唱“保尔德埃”（裕固语，意思是祝孩子长寿），气氛十分欢快。歌词的大意是：今天的日子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舅舅、亲友们都请到；/娃娃成长托大家的福，/牛羊满圈，马驹欢跳。//金剪子剪头发，/娃娃像金子般光亮美好，/银剪子剪头发，/给娃娃带来金银财宝，/铁剪子剪头发，/娃娃长成铁疙瘩，/祝娃娃长命百岁，/幸福到老。

客人们依次剪完，由舅舅将头发剃光，而头顶的前面还要为未到的客人留下一撮，至此，剃头仪式结束，然后吃酒席。^{[1]44-46}

按照传统的裕固族习俗，孩子出生后不剪发，直到举行“剃头仪式”时才剪。在田野调查中，笔者了解到，目前剃头仪式的举行并没有固定的时间，大多是在农牧空闲时间，也可以选在当地人认为的“吉日”，如农历初一或十二，五月初四或六月十三等等，也有人随着流行的“过生日”的做法，在三周岁生日当天举行剃头仪式。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德国传教士海耳曼斯（P. M. Hermanns）在祁连山区裕固人中进行了调查，在其于1940年发表在德国《人类学》杂志上的长篇田野民族志报告——《回鹘及其新近发现的后裔》中写道“孩子幼年时头发不能剪，通常第一次剪头均须等到孩子三岁后，第4个月的第11天。”^{[2]154}另外，据老人们回忆，“剃头仪式”一般在万物生长的上半年举行，而不在农历六月十五以后万物凋谢的下半年举行。首次剪发要请客，朗诵贺词。贺词，西部裕固语叫做“巴什·塔拉啦嘛”（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裕固语记音符号转写即[bash tareilama]），东部裕固语叫做“托勒艾·塔拉啦嘛”（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裕固语记音符号转写即[tolvhei tareilama]）。由于贺词是理解“剃头仪式”的核心和关键，故下文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裕固族语言研究专家陈宗振收集整理的三则用西部裕固

语朗诵的贺词。

贺词一:

哦! 选日要选吉日! /哦! 选月要选满月! /哦! 在珍宝灿烂的日子里, /哦! 铁剪一剪, 就是生命坚如钢铁的吉兆! /哦! 长寿者的到来, 是寿星降临的吉兆! 哦! /有福者的到来, 是福星高照的吉兆! /哦! 右侧的头发长得厚, /哦! 这是孝顺父亲的吉兆! /哦! 左侧的头发长得厚, /哦! 这是孝顺母亲的吉兆! /哦! 后面的头发长得厚, /哦! 这是舅舅将发家致富的吉兆! /哦! 绵羊肥硕, 是可以掺入盘羊群的吉兆! /哦! 黑牛健壮, 是可以掺入野牦牛群的吉兆! /哦! 枣红马俊美, 是可以掺入野马群的吉兆! //^{[3]437}

贺词二:

哦! 这是像酥油一样均匀, 像鲜奶一样纯洁的吉兆啊! /哦! 嘉木样活佛的黄金剪刀剪了头发, 就是年轻的生命坚如钢铁的吉兆啊! /哦! 是青天赐福, 黄土育根的吉兆啊! /哦! 是凭财产富足以前往印度, 凭佛学渊博以赴大昭寺朝拜的吉兆啊! /哦! 是福气深似智慧海, 命运高如须弥山的吉兆啊! /哦! 是为七族带来好运, 为七寺带来佛光的吉兆啊! /哦! 是身盖细绒铺盖, 头枕金银枕头的吉兆啊! /哦! 是屋里人丁兴旺, 圈里牲畜繁衍的吉兆啊! /哦! 是绵羊肥硕, 可以掺入盘羊群, 枣红马俊美, 可以掺入野马群的吉兆啊! /哦! 是帐房左方金银财宝成箱, 帐房右方干鲜奶食充足的吉兆啊! //^{[3]438}

贺词三:

哦! 你是父母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啊! 给你抹酥油, 是像酥油一样均匀, 给你抹鲜奶, 是像鲜奶一样均匀的吉

兆啊! /哦! 铁剪刀一落在你的头上, 是你的头像岩石一样, 生命如钢铁一样坚强的吉兆啊! /哦! 这是你的家庭人丁兴旺, 牲畜挤满棚圈的吉兆啊! /哦! 这是你的庭院四面八方贵客不断, 洁白哈达纷至沓来的吉兆啊! /哦! 这是西藏、印度的佛爷保佑, 你骑上骏马周游四方的吉兆啊! /哦! 这是你支起用八十峰骆驼毛织成的褐子帐房, 其中囤满金银财宝的吉兆啊! /哦! 这是你与兄弟姊妹亲密和睦, 孝敬父母养育之恩的吉兆啊! //^{[3]438-439}

从以上三则贺词看来, 贺词也是多样性的, 但其主要内容都是祝福儿童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向往家庭人丁兴旺、生活幸福, 祈求佛光普照、民族繁荣。

二、“剃头仪式”的教育人类学阐释

(一) 功能分析

1. 践行文化观念

文化与人性的实质及关系问题, 始终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核心问题。经过长期的辩论, 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者普遍地相信, 人性普同而文化相殊。由此看来, 民族文化实际上是由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形塑的系列观念和行为的集合。人生礼仪是民族文化的基础性的组成部分, 是人们对世间生命的独特认识和人生历程的社会安排。裕固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 有着建构在以畜牧业为主, 定居农耕和狩猎采集为辅的传统生计方式基础上的文化观念。就“剃头仪式”而言, 反映出的主要的文化观念有: (1) 宗教信仰观念, 仪式中不仅要延请喇嘛僧人前往念长寿经, 煨桑敬神请求保佑; (2) 珍爱生命的观念, 由于战乱频仍等原因, 造成了裕固族人口锐减, 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人口只有三千余人, 加之游牧民族传统上就有珍爱生命的传统, 所以, 家庭添丁历来是在裕固人的社会生活中是一件大事; (3) 伦理道德观念, 特别是“亲戚里舅舅为大”的观念, 裕固人的

婚丧嫁娶、节日庆典、财产继承等重大社会活动中，舅舅都被尊为上宾，故有“衣无领子不能穿，人无舅舅无根源”等等的说法；（4）人生过渡观念，剃头前的孩子被视为婴幼儿，剃头后的孩子被看作儿童，被正式接纳为一个社会成员，就实质而言，剃头仪式是一个过渡礼仪，标志着孩子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

2. 促进社会团结

对于一个人口少、族体小的裕固族来说，如何维护民族内部的社会团结一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因此，“剃头仪式”从来不是家庭的私事，而是一个集体事件，是一个促进民族内部的地方群体社会团结的时空过程。首先，在仪式中，不仅是包括舅舅在内的亲戚邻里关系及其相应的社会角色得到了一次“再分配”，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关系得到了一次梳理和巩固。其次，仪式为孩子在社会结构中建构和获取地位和身份，促进孩子的社会化，而孩子的健康成长从根本上保障小至地方社会群体，大至民族群体发展的持续性。再次，传统上裕固人家居住分散，剃头仪式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人们在其中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则礼尚往来，友善互动，极大地增进了社会认同，特别是在酒席上，人们不仅以吃席唱歌、猜拳行令为乐，更重要的是互通信息，交流经验，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26 - 2006, 又译为格尔兹、吉尔兹，台湾学术界译为葛慈、纪尔兹)所洞见的，“剃头仪式”实际上是人们编织“文化蛛网”的实践活动，使分化的社会得到整合。^[4]第四，通过仪式实践，人们再次赋予此种活动以积极丰富的社会意义，在实践中传承了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进一步规制社会活动，促进社会团结。

(二) 文化反思

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剃头仪式”不是正式制度，而是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尽管还没有人能给出一个让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制度”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特

别是在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传统里，把“文化”当作“制度”来研究是其最富特色的预设。回顾社会人类学发展史，虽然各个理论学派，从古典社会进化论，到现代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大都没有直接使用“非正式制度”这一术语，但他们的考察对象都涉及到了“非西方文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比如，马凌诺斯基(B. K. Malinowski, 1884 - 1942, 又译马林诺斯基、马林诺夫斯基)和利奇(E. R. Leach, 1910 - 1989)等人就探讨了“非西方文化”中的人际关系、政治结构以及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内涵一般局限在社会普遍认同，但没有被国家依靠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利用各种社会设置(social institute)、法规政策等加以制度化的社会现象，包括行为规范、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以及仪式与信仰等等。很明显，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所对应的是一个更加广阔的“体制外”领域。^{[5]126-128}

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而言，现代社会的一个“迷思”(myth)是把学校教育等同于教育，从而不但使学校教育背上了沉重的社会负担和被赋予无法实现的社会使命，而且使年轻一代鲜活的成长经验被越来越多地束缚在学校教育的桎梏当中。^{[6]284-292}这种现代性的文明“迷思”掩盖了社会事实的真相。首先，学校的出现相对于源远流长的人类历史来说，只是非常晚近的“发明”。英国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马凌诺斯基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写道“教育并不常是特设的社会制度。家庭、亲属、地方、年龄、职业团体、技术、巫术、宗教会社——这些制度在它们的次要功能上，是和我们的学校相当的，担任着教育的职务。”^{[7]49}在生前未及写完付梓的另一本著作中，马凌诺斯基对早期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显然，随着文化进步，各种职业任务和专门功能任务逐渐分化，并纳入特定的制度。最低级的原始人也必定存在教育；事实上，教育作为传统技术、价值和观念的传承方式，肯定自从人类存在时就已存在。但它被整合进家庭、地方群体、玩

伴社会、年龄级以及使初学者得到学徒机会的手工业经济行会。训练年轻人特殊制度,如中学、学院和大学,是人类最新的成果之一。同理,真正的知识,实际上还有科学,在人类文化的最早阶段就已出现。只是在发展的最高阶段,有组织的研究活动才被制度化。”^{[8]69}

其次,现代社会的人们往往忽视像裕固族儿童“剃头仪式”这样的文化活动的社会价值。文化与人的关系比作人与空气的关系,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杰作。尽管马凌诺斯基认为文化植根于人的生物性需要这一观点备受诟病,但是他把文化比作像生物性需要一样不可或缺却也可取。他曾经谈到“传统的延续,或是广义的教育,和法律及经济组织一同形成手段性质的文化的三方面。凡制度、风俗,或其他文化设置,能满足这三方面手段性质的需要,与其能满足生物基本需要,是同样的重要,因为人类生存的维持有赖于文化的维持,所以文化手段迫力实无异于生理上的需要。”^{[7]49-50}

第三,现代社会的人们往往倾向于否定像剃头仪式这样的风俗的教育价值。然而,由于教育人类学把教育看作是人们传承文化的社会活动,不仅仅把教育看作是传递特定知识和技能、观念和思想,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唯一管道。风俗是有教育价值的,正如马凌诺斯基说“风俗——一种依传统力量而使社区分子遵守的标准化的行为方式——是能作用的或能发生功能的。”^{[7]33}学校教育作为正式的社会设置,过多地把人们的眼球吸引到青少年儿童满足社会需求的身心发展上,再加上有意无意地把学校教育等同于教育,从而遮蔽了这样的事实,即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而且这种社会活动贯穿于人们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一方面,在现代教育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应该摒弃把学校教育等同于教育的常识信条,恢复大教育观;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教育应该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团结。因此,社会各界都要正视像裕固族儿童

“剃头仪式”这样的文化活动的教育及社会价值和意义,正确理解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蕴含和社会涵义。^[9]

当前,随着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实施,包括裕固族儿童“剃头仪式”在内的裕固族人生礼仪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不仅被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关注其新的创造性的发展,根据仪式过程的特点编排了富有特色的民族舞蹈,而且甘肃省张掖市电视台也拍摄并播放了纪录片《阿提拉的剃头礼》。社会发展促使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儿童的“剃头仪式”也不断地汲取和整合现代生活的特点和内容,在当代裕固族的生活中仍然扮演中重要角色。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将传统礼仪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国家文化政策层面肯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提供和制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依据和实践纲领,这为裕固族儿童剃头仪式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支持。

注释:

- ① 笔者在多次的田野调查中收集了一些裕固族儿童剃头仪式资料,但是与前辈学者已经公开发表的相关资料相比而言,笔者的资料,特别是剃头仪式贺词并不系统。为使读者对剃头仪式获得更为完整的理解,故本部分的仪式描述和贺词内容,仍引述裕固族研究专家范玉梅和陈宗振的相关资料。

参考文献:

- [1] 范玉梅. 裕固族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6.
- [2] 钟进文. 国外裕固族研究译文集 [C].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 [3] 陈宗振. 西部裕固语研究 [M].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4.
- [4]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5] 丁钢.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 [6] 巴战龙. 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性: 一项家乡

- 人类学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 [7] [英]马凌诺斯基. 文化论 [M]. 费孝通,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8] [英]马凌诺斯基. 科学的文化理论 [M]. 黄建波, 等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 [9] 巴战龙. 地方知识的本质与构造: 基于乡村社区民族志研究的阐释 [J]. 西北民族研究, 2009(1): 160-165.

Study on the Hair - cutting Ceremony of Yugur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Ba Zhan - lo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 Public Policy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culture - oriented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s one of the sub - disciplines of socio - cultural anthropology.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s not viewing the modern school education as the whole human education activities , but putting life rituals into the research.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process and function of hair - cutting ceremony of Yugur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 and reflects the creed of viewing the education as schooling.

Key words: Yugur nationality; Hair - cutting ceremony; Cultural reflection;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责任编辑: 何茂活]

(上接 98 页)

参考文献:

- [1] 何自然. 语用学与英语学习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2] 戴宗显, 吕和发. 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以 2012 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伦敦为例 [J]. 中国翻译, 2005(6).
- [3] 丁衡祈. 对外宣传中的英语质量亟待提高 [J]. 中国翻译, 2002(4).
- [4] 贺学耘. 汉英公示语翻译的现状及其交际翻译策略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3).
- [5] 罗选民. 关于公示语翻译的几点思考 [J]. 中国翻译, 2006(4).
- [6] 吕和发. 公示语的汉英翻译 [J]. 中国科技翻译, 2004(1).
- [7] 万正方等. 必须重视城市街道商店和单位名称的翻译——对上海部分著名路段商店和单位牌名等翻译错误的调查 [J]. 中国翻译, 2004(2).
- [8] 吴伟雄. 谈涉外活动中诗词佳句汉英翻译的现场效果 [J]. 上海科技翻译, 2004(1), 31.
- [9] 赵一, 于金华. 公示语的交际翻译探究 [J]. 渤海大学学报, 2009(3).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Public Signs in a City

——Taking a City in Gansu as an Example

Tian Xi - bo Guo Jia - 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Hexi University , Zhangye , Gansu 734000)

Abstract: As a practical style , public signs aim to introduce our country and cities to foreigners. The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in one city of Gansu is far from satisfactory till now.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rendering of public signs. Meanwhile , the author puts forwards some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 the aim of which is to provide some tips for the translators.

Key words: Public signs; C - E translation; Gansu

[责任编辑: 向晓梅]